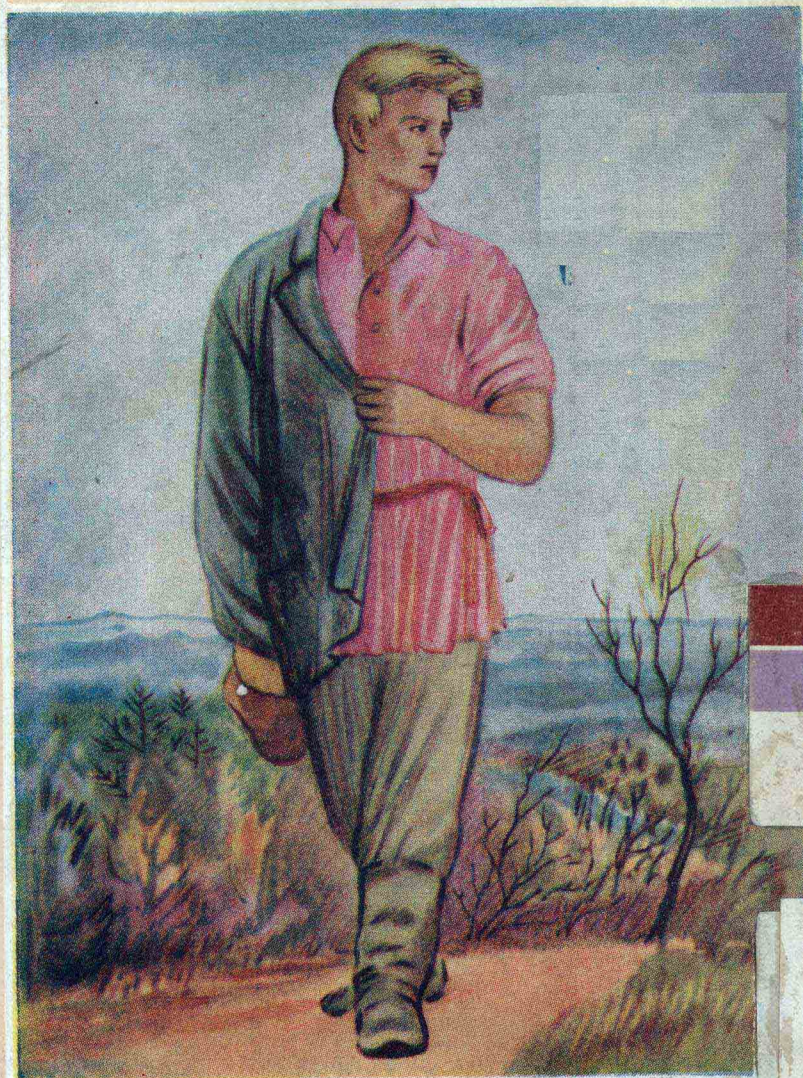


萬西里嶺

巴·巴若夫著

李俊民譯



烏拉爾傳說集

萬西里嶺

巴·巴若夫著 李復民譯



國民書局出版

П. БАЖОВ
МАЛАХИТОВАЯ
ШКАТУЛКА
ОГИЗ. 1948-1952

-
1. 萬西里嶺
 2. 黃銅命
 3. 潛水俠
 4. 綢緞山
-

原 著 者	巴 · 巴 若 夫
翻 譯 者	李 俚 民
出 版 者	國 民 書 局
	上海山東中路中保坊六號
發 行 者	童 麟 書 店
	上海天津路一九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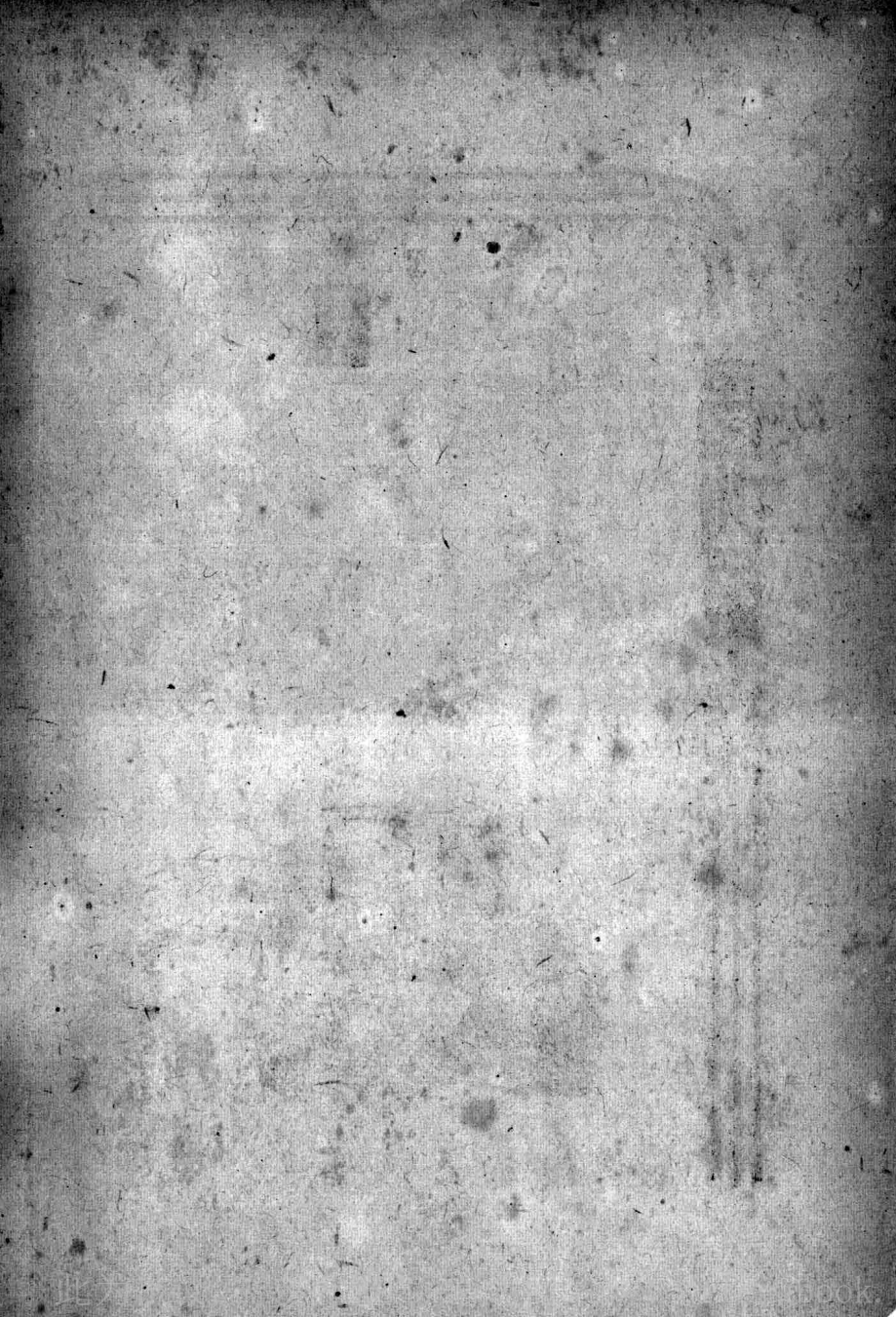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五三年十月再版
印數：3001—6000

書 號：(22)
定 價 3,700 元

萬西里志

〇





我們這一帶平地不很多。一路過去，總是山夾谷，谷夾山的連綿不斷。不論你步行或是乘車騎馬，都是繞不過去的，自然，山與山各不相同。有的山永遠沒有人會注意它，但有的山就不同了，不但是本地人知道，連遠處的人們也知道它；因為你可以到處聽人談起，它已經出了名。

靠近我們煉銅工廠附近，就有一座這樣的山。開始上山時，約莫有一里路左右的很長的坡路，但即使是那一段已經很難走了，背上不負重的強壯的馬已要走得混身流汗；可是再上去還要翻過一段嶺路，那時坡路突然峻峭高聳起來，就幾乎和最難走的山嶺的絕頂一般了。有什麼話說，真是一座驚人的高山。這樣的山，不論你步行或是乘車騎馬，只要翻過去一次，就終生忘不了，而且一定會到處去告訴別人。

這座山的嶺頂就是一條分界線：我們工廠的牧地到這兒完結，官家的森林區就在那一邊開始。在這兒，事情很明白，當然要設立柵欄和可以啓閉的木門。只是這個門等於虛設。因為按照着當時大路上通行車馬的情形，那

道門是連一分鐘都不能關閉的。在當時我們這一帶還沒有鐵路；循着通西伯利亞的大道，來來往往的車馬行人，可以說是日夜不停的。

在這一帶走失家畜是最糟糕不過的事——柵欄外面就是百年以上的大樅林，最荒野的去處。不論是母牛或是綿羊一走失到林子裏去——你就休想找到它們；不然，那些山坡也不會叫做「狼坡」了。一到冬天，雖然近旁就是車馬不斷的通西伯利亞的大道，人們也怕在那兒經過。

因此，在這嶺上守柵門的人並不是什麼人都可信託的。非得有可靠的人不可。我們區裏的老爺找了很久。結果終於找到了一個。那人是當兵出身。人家光叫他萬西里。但究竟是按照父名（註）還是按照外號，我可不知道。

他是本地人。年青時被沙皇抽壯丁去當兵，可是他很快地退了伍——拐着一條木腿回家。

這個萬西里沒有親人，也沒有娶過妻房。一向就是孤零零地住在一所

茅屋裏過窮光棍的生活。那屋子就剛巧靠近那座高山。國家發下來的兵士的養老年俸總共也不過是幾十個戈比。這樣就連吃都不夠，使他不得不找別的事糊口。萬西里，照我們的說法，會得搞那些靠坐功的手藝：縫縫毡靴啦，編些籃子出賣啦，以及做些別的雜物等等。但這些手藝所賺來的，不過是幾個戈比，還是不够糊口。萬西里雖然從來不抱怨，但周圍的人大家都看得明白——老頭子被窮困的生活壓壞了。區裏的老爺就剛巧在那時找他去商量：

「爲什麼困在這裏，不如住到嶺上茅屋裏去管柵門。在那兒巡查、巡查，我們給你工錢。」

「爲本鄉幹活怎麼不願意？」他答道：「只是我這條木腿趕起牛羊來

(註)

父名——俄國人除姓和名之外另有一個父名，那就是把父親的名字加上適當的字尾，意思是某人的兒子或女兒。例如斯大林的父名是維薩里奧諾維奇，他父親的名字就是維薩里奧諾夫。

不靈便。假使能再給我找個苦孩子來當副手，那就一準算數。」

區裏的老爺們允諾了。不多久這個退伍的老兵就搬到靠近嶺頂的茅屋裏去。屋子，誰都明白，是窄小的，簡陋不堪的。但對一個孤苦的窮老頭兒來說，還能有什麼奢望？只要有一個灶，烘烘麵包或者燒些粥湯喝，有一個坑床可以睡覺，窗下再有一些空處能放下縫氈靴的小木橈就行了。這樣，萬西里就年復一年的住了很久。起先人家叫他萬西里伯伯，然後又叫他萬西里老爹。他的名字，嶺那面的人也知道了。不僅是我們工廠裏的，甚至遠地的人，常常循着通西伯利亞的大道在這個山嶺上面來往的，騎馬乘車的過路客商也知道了他。大部份的客商甚至和老頭子非常熟識。他們不時從他那裏買些雜貨，而且跟他開玩笑道：

「老爹爹，只要您老能每年將山嶺掘去一寸，無論如何這嶺路一定會好走得更多。」

但老頭子總是這樣回答：「不能掘，不能掘，得把它格外加高些才是

哩。因爲這條嶺路對人有益。」

過嶺的客商開始向老爹發問：山嶺高了究竟有什麼好處？但萬西里老爹答道：

「趕你們的路吧。路上閒着沒事，你們仔細想想就會明白的。」

替老爹做過助手的孩子已換過不少。官府總是替老爹找一個十歲左右的孤兒。當那孤兒在老爹處住上一、二年後能够幹活了，然後再換上另一個。你得知道，我們的光陰真像高山上的溪水旋轉奔流，一霎眼就不知道流到哪兒去了。十年過去，給老爹當助手的第一個孩子早已成家立業，第二個十年下來，他的兒子又可派作老爹的助手了。就這樣，在我們的工廠裏，從老爹處學過管嶺「手藝」出來的，已不下幾十個。自然，年齡各不相同。有的還很年青，有的已經是壯年——人生的黃金時代，更有年近花甲的老頭子，頭上已經白髮叢生了。可是他們有一個共通點：不怕工作、勞動，看見困難來了，決不會攤開雙手說「沒辦法」。更奇怪的是，他們都甘願把自己的孩

子送到萬西里老爹那裏去充作助手，那怕是一年也好。而所以送去的原因，顯然並不是因爲是孤兒或貧困的關係。他們大都是不愁吃穿，有幾家甚至是非常富有的。他們常常會爲了這事爭吵起來：「這次可輪到我了。你家的孩子得等到下一年再去，該輪到我的孩子去了。」

自然，大家都覺得希奇：究竟是怎麼一回事。但是那些在老爹處學過管嶺「手藝」的畢業生，自然，不會向別人隱瞞。空閒的時候，他們自己就愛向別人談論：當他們充老爹的助手時，學到過一些什麼有益的東西。

各人的說法儘管不同，事情的經過大致都相彷彿。

在嶺上管理柵門的職務是很忙碌的。不僅要照顧家畜防牠們走失，而且還要仔細注意過往的車子：大道上，誰都知道常常沒有好事情。有些趕車的，會在離開我們工廠的村口時偷去小羊：他們會悄悄地用食物引牠跟在車後。自然他們怕發覺了被人家揍死，因爲那時候犯偷竊罪會招來致命的大禍。可是我們廠裏的人，你瞧，也是在大路上廝混過來的。他們那肯放過這

些趕車的。但是，車後跟着活羊，罪就要輕得多。因為在這種情形之下被發覺時，趕車的人就有理由可以推托：這是迷路的小羊，你瞧，牠自己跟在車後想吃東西，趕也趕不開牠。那時，趕車的若還了羊，人家也不會怎樣奈何他，只是一面跟着車子大罵，用拳頭威嚇威嚇就算了事。因此，管嶺的必須仔細察看車子。

呶，在嶺上無論怎樣忙，空閒還是有的。那時，老頭子可以坐到自己的屋裏去做自己的手藝，做助手的小孩子怎麼辦？離開柵門到林子裏或者走到別的地方去，老爹是不允許的。誰都知道，老頭子是行伍出身的坯子，受過軍紀約束的，難道可以離開巡查的職守嗎？他對這一點是非常嚴厲的。因此，孩子在閒空時的唯一消遣，就只剩下——觀察來往的行人和車馬。嶺路像尺一般的直。從嶺頂向兩面望，可以望得很遠：是哪一個上嶺來了，又是哪一個下嶺去了。孩子這樣瞧着、瞧着，禁不住去問老爹：

「老爹，我看到一樁奇怪的事情。上嶺來的人到了我們這兒，必定要停

下來朝後面看，但看過以後，各人的情形就不同了。有的雖然上了年紀而且看來沒有什麼力氣，下嶺去卻高高興興的，好像在仙泉的長命水裏洗過澡一般。有的人雖然外表看來很強壯，卻會突然低下頭慢吞吞地下嶺，好像有誰重重揍了他一頓也似的。爲什麼會這樣的呢？」

萬西里老爹說道：

「你自己問他們去。他們回頭瞻望後心中在想些什麼，問清楚後你自然會明白的。」

孩子依着老爹的囑咐，真的去問過嶺的客人：爲什麼他們到了嶺頂後要不斷地朝後看。有的客人，自然，朝孩子啐了一口，但也有老老實實告訴孩子的。只是奇怪得很——得到的回答常常各走極端。

那些快快活活下嶺去的人說道：

「呸，怎麼不朝後面看看！這樣高的嶺都能翻過，再向前還怕什麼。以後還有什麼嶺翻不過去的。因此我很高興。」

另一種人卻埋怨道：

「你瞧，我爬上這麼高的嶺，該好好的休息才是，卻還要向前趕路！」

這些人說過了慢吞吞地走着，好像腳上縛了鐐銬似的，看起來真使人作嘔。

孩子將詢問的結果告訴了老爹。於是老爹向他解釋道：

「赫，你瞧——各人的力量在過嶺時就顯出來了。很多人在平地裏過了一世，對自己的力量一些也不知道。但當他翻上像我們這樣的高山大嶺，在嶺頂回頭看時，就會懂得他自己的力量。你瞧，因為他明白了自己的力量，這種人在工作時就會虎虎有生氣，而且永遠高高興興地活在世上。呶，這些懦弱無能的傢伙，一過嶺也顯出了原形：他們是腐朽的木頭，不配作靴掌的爛皮。」

孩子，自然囉，決不願做一段腐朽的木頭。他誇口道：

「老爹，我能每天跑着上嶺頂來。你瞧着吧！」

老頭子不斷微笑。他說：

「呶，有什麼關係，這樣做決不壞。而且有時會對你有好處。只是，孩子，你記住了：並非只有山嶺能顯示人們的力量。生活中最高的山嶺——是工作。假使你能不怕工作，那就好得很。」

這就是萬西里老爹對自己助手的教育，也就是這些助手們在長大後，爭先恐後地送自己的兒子到嶺上去的緣故。在我們的工廠裏幾乎已成了習慣：因為萬西里嶺能够顯露各人的力量，廠裏的年青小伙子就都開始到嶺上去偷偷地考察自己未婚妻的好壞。比如說，他們知道了姑娘們過嶺到山後去採蘑菇或野莓子，就偷偷躲在嶺頂，察看自己未婚妻上來後的態度：究竟是垂頭喪氣的，還是高高興興地唱着山歌。

未婚妻們自然也不肯「欠債」，每個姑娘都努力找尋適當的機會偷偷察看自己的未婚夫，看他們在萬西里老爹的嶺頂露出什麼樣的神色來。

直到現在，我們還是忘不了這條萬西里嶺。我們常常記起它：並非爲了

淘古賣老，而是能够將它比擬眼前的大事。

衛國戰爭（註）已經過去了！如果把這次戰爭比做山嶺，這座山嶺是叫人看着非常可怕的。可是，你瞧，究竟也翻了過來。我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我國人民有多少力量，這座戰爭的山嶺卻把它完全顯示出來了。終於，在我們人民前面顯示了一條非常寬廣的新的道路。如果，我們把這樣高峻的山嶺也翻了過來，那我們就一定能够完成許多比這更艱巨的事業！



（註）衛國戰爭——即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爆發的德蘇戰爭。

